

海南地名溯源

三亚从前的名字 临川县·临川港·临川里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黄家华

临川县

说到临川，人们大多会想到江西抚州那个王安石、汤显祖等英才辈出的“临川才乡”。很少人知道，其实，“临川”也是官方对琼南这方热土最早的命名。然而，现如今人们只知道其后600多年源于民间的土名“三亚”，而忘了古老的“临川”。

如今，临川河被记为临春河，这一讹误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。陈铭枢纂于1930年的《海南岛志》，有个记载崖县盐田经营情况的图表，就把临川写成了临春。

公元610年，即隋炀帝大业六年，琼西南地区的行政建置终于有了突破：首次设置临振郡，下辖延德、宁远二县。不久隋亡唐兴，623年，唐高祖武德五年，改临振郡为振州，州治沿袭郡治，在宁远县即吾乡崖城。升格的振州于是增设一个临川县。

《崖州志》记载，临川县治在州城“东南一百一十里盐场西南山中”。准确地说，临川县城是坐落在一个小山坳中，南依大曾岭，北接豪霸岭，东依打狗岭而西临河川。显然正是因为这样的方位距离地理形态特征，所以该县被命名为临川县。也是同样的缘故，它所面临的这条河川，自然而然就得名临川河（水）。

临川县历经有唐一代274年，唐亡之后，五代梁唐晋汉周，五十年风云变幻，临川县依然存在。直到十国之南汉（917-971年），才被废而并入宁远县。临川县在历史的风雨中延续300多年。然而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故事，我们却不得而知。

宋朝开国之初，太祖开宝五年（972年），改振州为崖州。而时过100年后，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始设置临川镇。作为驻兵戍守边境之军镇，将领既管理军务，又兼理民政。然而重兵镇守之下，1267年三巴大王（《崖州志》：“咸淳三年，土贼陈明甫陈公发等据临川镇，称三巴大王。”）何以能够作乱称雄于临川呢？想必该“镇”早已名存实亡，或许蜕变成了宋人笔记所说的，“民聚不成县，而有税课者，则为镇”也。

临川县、镇遗址，皆在今之临春村背后，往东退去靠近打狗岭。刊行于1521年的正德《琼台志》称，其“石街尚存”。

临川为县为镇四五百年，乏善可陈。且说临川港。

临川港形成于何时？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。但南宋末年，官军征剿三巴大王时，曾“至临川港”。时任吉阳军知军邢梦璜在其纪功的摩崖碑记上的这一记述，说明至少在南宋时就有了临川港。现存历史文献中，最早正面记载临川港的，可能是《琼台志》：“临川港，一名临川水，在州东一百三十里，源出黎山，分为两支前后夹流临川地。唐以县名。”显而易见，这一记述却有纰缪。

其一，以偏概全。临川港是河港，即港门村老人所谓的“后头港”，位于临川河口，大致在今之潮见桥南北一带。港在河上，但港毕竟只是河的一小部分。

其二，“泾渭”混淆。“夹流临川地”的分别是两条河，“龙坡”东边是临川河，而西边则是三亚河。两河不该混为一谈，虽然它们在入海口交会合流。光绪《崖州志》的记载：“临川水，源出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罗葵大岭。西南流，经半岭、抱鼻、崩塘等黎村，南至荔枝沟与小水会。其小水，源出罗蓬岭西流，经江花、南丁黎村来会。又南经豪霸岭麓，绕九曲，出港门村，后至三亚港，与三亚水会，入于海，约行五十里。”其实这里所述，也有疵误，实际情况是：出港门村，与三亚水会，后至三亚港，入于海。

唐胄乃琼府大儒、文史学家，但因为未能实地勘察山川形势而轻信传闻，以致所记失

临川港

实。后来者却盲从先贤以讹传讹，如道光《琼州府志》亦云“临川港，旧名临川水”，乃至称“三亚港，又名临川港”。

临川港是河口港，三亚港是海湾港，相距三五里，各自位于不同的地理单元，就算邻近的三亚河口“内港”，也是隔着“龙坡”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岂能混为一谈？何以造成如此误会？可能是因为临川港不见载于《崖州志》的缘故。那么《崖州志》为何不记载临川港？可能是废弃年久，湮没无闻了。

清人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说，临川“有故盐场，亦宋置”。临川港是伴随着当地盐业生产形成的。临川盐场经宋元而历明清，且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开设盐课司，虽然也忝列海南六大盐场，但直到清初，据说年盐产量只有两万斤左右，盐场生产规模如此，作为辅助配套的临川港，其格局可想而知，也许只是停泊一些渔船和运盐船只的天然河湾小码头。临川港之废弃，三亚港之兴盛，大概始于清中叶，且兴废之事，应是共时性长时期而渐进的。三亚港之所以能取代临川港，自是得益于地利及天时。地利乃海港水深湾阔，内港宜避风浪；天时则主要是清末民初近海航运迅猛发展，与外埠商贸往来日趋繁荣，尤其是本埠盐业得外来投资而顿时昌盛。

“查全琼产盐，以崖属三亚港为最富，盐田资本以三亚港为最多。”因载盐利厚，琼岛内外船运公司都竞相前来运盐。

临川里

根据光绪《崖州志》附图标注的临川县（治所）、临川港和临川河。

黄家华 制作

《琼台志》载，临川里乃明代崖州所辖十四个里之一，而所在区域不详。但据其“前后夹流”的“龙坡”为“临川地”的记载，可以推断那里就是临川里所在。明朝实行里甲制度，以一百户为一里，一里分为十甲，是为里甲。由此可知正德年间，临川里也许就只有一百来户人家。《琼台志》还特别注明，临川里居民户籍均属“灶籍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是以制盐为业的人户，即盐工。清朝沿袭明朝，临川里仍旧制，只是已无“灶籍”之说。

光绪《崖州志》明确记载临川里有三个村：港门、榕根、月川。

港门，顾名思义就是港口的门户。港口所在之处，多有“港门”之名。全国各地，港门之名比比皆是。据说村民有家谱记载，港门立村于明代成化年间，始祖移民自闽南莆田来。1937年，港门村中开通一条道路，横贯东西，把村子一分为二。道路以北为上村，道路以南为下村。日军侵占三亚后，为便利其军事行动，须使三亚榆林连通，所以修了两座木桥，分别对接东西路口。临川河上的叫潮见桥，三亚河上的叫汐见桥。从前港门村里到处是高大的酸豆树，其中不少是年岁数百的沧桑古木。

港门村北上四五里，就是榕根村。从村名“榕根”可以推断，早年该村村民多是迈人。因为只有迈话把榕树叫做“榕根”。榕根村又名“树园”，这又说明该村村民还有“客人”，因为叫“树园”的，就是讲“客话”即海南闽语的“客人”。两个村名都说明，当年榕根村里有很多榕树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朋友在家乡榕根置地造屋，笔者前去参观时，村子里已没见到几棵榕树。从朋友的楼上往东望去，只见一片开阔的盐田故地。

俯瞰三亚市区，但见临春河（临川河）让鹿城充满灵动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

